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二

兵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唐高宗龍朔中劉仁願與劉仁軌拔百濟之真峴城詔孫仁師率兵渤海為之援百濟王扶餘豐南引倭賊拒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合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

傷損將士固守則曠日遲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諸城自下於是令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運同趨周留城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豐脫身走獲其寶劒偽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又李光弼與郭子儀合擊史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安史巢窟當先取

之搗其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又馬燧因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公盍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不決又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晟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又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

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悅黨孛納等踰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為埸募勇士五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焚衆多赴水死悅敗適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

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五代唐時後蜀孟知祥與東川董璋反合兵攻遂州唐明宗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討之唐師攻劒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劒門璋告急知祥知祥大駭已而聞唐軍止劒州不進喜曰使唐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阻而兩川揺矣今其不進吾知其易與爾

漢隱帝時李守貞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隱帝

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討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彦卿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

宋韓琦在陜西值元昊出冦三川琦欲解其圍即遣將領兵七千聲言廵邊部分諸將夜趣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元昊回兵救之不及

遼太祖天贊三年將伐渤海耶律都沁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

元孛楨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又史天澤既復真定繕城壁立樓櫓為不可犯之計以抱犢砦為武仙之巢穴不即剪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遁走又舒穆嚕額森遼人也聞太祖起朔方首言東京為金開基之地蕩

其根本則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又世祖至元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托爾珠為鎮國上將軍攻取安豐諸處皆捷又史天倪略城三關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穆呼哩曰彼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必救之雖有遼陽將不能保穆呼哩從之又

史天倪徇地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河衛破則夷門不能守矣明劉基因攻安慶不下請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從之悉師西上陳友諒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奔武昌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又雲南烏撒蠻復叛傅友德討之太祖諭曰若過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巢穴以掩襲之使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合力攻之必克也又

成祖以李景隆聚兵德州將俟來春大舉當誘之來以敝其衆乃於隆冬帥師進攻大同景隆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死者甚衆委棄鎧仗不可勝計又成祖因大同守將房昭引兵駐西水寨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下令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謂諸將曰我圍房昭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

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又韓雍勦兩廣蠻寇或請分軍戚賊入廣西雍曰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根本諸兵不先搗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而至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遂行又王守仁起義討宸濠衆議宜逼之安慶江中守仁曰我師越南昌與賊相持於中道南昌兵必

絕我糧道以躡其後腹背受敵非利不若先攻南昌叛濠精兵皆出攻安慶南昌僅老弱守禦一鼓易破賊聞巢穴已傾勢必解安慶圍還救首尾牽制易成擒耳果如其策又亂民張璉反流陷江閩州縣詔諸道合師討之且言賊棄巢出宜速擊俞大猷謂璉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

哉乃引兵疾走相嵩嶺瞰璉巢賊歸援出擊遂執璉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元信州城守求援於索多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邰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邰武兵夕至矣索多告於衆曰若邰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户等往招降之又張宏略為江西宣慰使饒州盜起犯都昌宏略以為饒在江東與南康只隔一湖冦勢甚大若不滅將為吾境患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酋

磔於市餘黨潰散

明徐達征張士誠常遇春請徑擣平江太祖曰賊分兵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使徐達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將張天騏等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吳興下又成祖聞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

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必矣乃整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撫定城中亡何李景隆兵至成祖悉大寧諸衛兵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擣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大敗之又請難師起諸將咸欲南張玉曰為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行遂輕兵圍薊破之移兵取遵化

必攻其易

金察罕取馬紀嶺道攻阿蘇穆宗自將期阿蘇城下會

軍察罕行次烏布蘇水烏廷部色埒貝勒來謁謂察罕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蘇城下此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展楚琿錫馨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察罕從之攻屯城請濟師穆宗與之察罕遂攻下屯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蘇城下屯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遣察罕分道即會攻阿蘇聞其用色埒計先取屯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蘇然後深以先取屯城為功也

元博囉歡軍於下邳名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為犄角猝未易拔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為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又巴延攻陽羅堡三日不克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阿珠既敗宋軍巴延大喜遂急攻陽羅堡破之又阿珠師次廬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鋭盡

聚郢江東西兩城令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如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從之

明王守仁撫粵方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橫水左溪在其東乃會諸將議曰桶岡地險又恃橫水左溪為羽翼若進兵則腹背受敵況賊止聞徵兵攻桶岡其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今出其不意先攻二處破之而移兵桶岡法所謂攻瑕而堅者自瑕也於是分部兩路兵入會

左溪自率兵擣横水俱攻破之賊奔入桶岡會楚兵亦至遂克其巢

毋貪其易附

元巴延伐宋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江諸將議先取沙蕪南岸戰船巴延曰吾亦知其易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不若竟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臣等謹按杜氏通典攻其必救之後復曰必攻其易夫敵之所易即其所不必救者也其論似不相

合細繹杜氏意誠恐執攻其必救之說者頓兵堅城之下或致進退兩難故又示以攻瑕之方至若以無關得失之地而我必貪其易盡力攻之既損軍實或且以分我軍勢知兵者亦復不為也謹增入毋貪其易以補足杜氏之意焉

輕易致敗

唐哥舒翰出潼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

又視其陣無法促士卒進賊伏兵起遂大敗又郭子儀破史思明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乃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思明逃奔博陵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李光弼光弼將白孝德願獨往取之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乃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

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㓞喊持矛躍而搏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斬之攜首而歸
五代梁王彦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彦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彦章為重塹以絶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彦章伏

兵所射大敗而歸又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窮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唐伐蜀班師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張礪言於任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延孝驍將以任圜儒生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

考

宋太宗命白守榮等護送軍糧於靈州詔發車乘分為三輩護送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李繼遷知之邀於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番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接轡結陣徐行守榮等怒曰我不受若節度若但率兵來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欲自邀功遂決戰賊先以羸騎挑戰繼而伏發守榮敗丁夫潰走蹂踐死者無

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清遠與張延川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者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又狄青為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岳飛討李成賊連營西山乃自為先鋒麾騎從上流潛出賊右突其陣大敗之走筠州復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岳字幟麾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又

趙葵守揚州敗于李全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以示暇全亦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葵與趙范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既而候卒識垂雙綁槍者為全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金使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奮擊賊敗欲走入土城部將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走新塘為泥濘所陷碎其屍

遼耶律和克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

韓匡嗣詆之曰寧有是耶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勢逼

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特哩袞休格侵宋軍於滿城方

陣宋人請降韓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軍氣甚鋭疑誘

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韓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

我衆蹙踐塵起漲天韓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

既奔遇伏兵扼要路韓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

獨休格收所棄兵械全軍還又重熙時征夏國蕭惠自

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嘗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斃不免

元時宋蜀師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有輕我之心皇子為帥集諸將議曰隆之可生擒也屢戰敗之

明盛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

鋭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

乘敵亂而取之

宋岳飛因虔寇彭友迎戰擒之餘酋退保石洞洞髙環水入止一徑乃列騎山下令皆持滿旦遣死士馳登賊亂棄山而下圍之賊呼丐命遂受其降初奉旨屠賊於是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從之

金烏延和囉噶從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和囉

噶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和囉噶亟領二穆昆軍追及之而明安托克索亦領軍繼至大敗之

元丞相巴延伐宋賈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巴延以大軍東下留丞相阿爾哈雅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復皆疾疫芻薪之闕杜門不敢採樵不

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為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從之又汪世顯軍薄成都陳隆之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方驚擾無定策世顯遂乘亂急梯城入獲隆之

明沐英以雲南兵陣南岸乃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達爾瑪陣後吹銅角樹旗幟山谷中為疑兵達爾瑪大駭急撤後軍以禦岸上軍心動陣亂英復率衆濟江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大戰敗之又景帝景泰時額森兵薄

京城石亨令姪彪誘敵至彰儀門敵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躡敵大潰亨追之清風店敵將出關亨使紿云陣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奮擊敵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敵以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乃得遁去

分敵勢破之

唐德宗貞元中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劒南節度使韋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軍臯命將董勔張芬出

西山及南道破峩和城凡平堡栅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皐出兵深入乃命將一出三奇路一出龍溪石門路一趨吐蕃維州城一趨雞㰅老翁城一趨故松州一出雅邛黎嶲路一過大渡河入蕃界一進攻昆明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又李愬攻蔡殘吴房外垣或勸遂下吴房愬曰不可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卒擒吴元濟

五代時唐定州王都反以王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討之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自望都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兵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槖弓矢用强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紆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又唐莊宗因梁王彥章擊破德勝軍遂東保楊劉彥

章圍之莊宗問郭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彦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彦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自以精兵挑戰使彦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毁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彦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彦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

失大半還趙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王德與桑仲戰曰賊衆我寡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
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乃遣他將分禦而自以鋭兵
相持賊大敗遂梟仲又金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
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
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其勢戒諸
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
去又孟珙圖復荆襄諜知元人於襄樊隋信陽招集軍

民布種順陽集船材乃遣張漢英出隋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又度敵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又趙葵守揚州賊李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作進作退以誘葵復驅丁壯增濠面培鹿角趙遣騎將出夾城東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金初烏達治蘇濱水諸部烏色鄂囉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固僰寛而築九城於海蘭甸烏色將内外兵海古勒呼納珠富察都古嚕訥佐之高麗兵

數萬來拒烏色分兵為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又托
克索破宋兵四千於文水聞宋將黃廸以兵三十萬栅
於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宋制置使姚
古率兵至隆州谷托克索與巴爾斯以步騎萬餘禦之
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尼楚赫乃名托克索使中分其
兵而還與和碩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於殺熊嶺
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於文水近郊復與巴爾斯擊破
之又宣宗元光二年紅襖賊寇壽頴剽掠數日而去赫

舍哩約赫德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
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
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
大敗之又布薩安貞伐宋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
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
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
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
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

左右軍會於山巔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黄土關

元安塔哈與丞相巴延合軍克池州師次建康宋鎮江攝守石祖忠遣使乞降揚州守將李廷芝聞之遣兵突圍出擊安塔哈率師救之宋兵望風退走時真泰諸城尚為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安塔哈乃立木栅以障居民又屯兵瓜洲以分敵勢揚州之援遂絶又汪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實都先驅與宋將朱禩孫兵交

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横擊之斷敵兵爲二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又已延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圖們岱帥輕鋭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

明太祖因諸將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命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又太祖從滁陽王郭子興子興死太祖爲大帥與徐達等拒元

將曼濟哈雅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哈雅軍大破之又沐英攻和林去敵營五十里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自引驍騎當其前夜銜枚或左或右而襲敵皆駭惑就擒獲其全部以歸又徐達進征張良臣恐其黨與為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四面圍其城良臣窘急出兵達擊敗之又吳良守江陰吳將蘇同僉來攻城良曰

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禎整兵當其南北而以輕兵蹂之敵又攻東門良與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同僉大敗宵遁又張吉在廣西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毀其伏匿之所又以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尤悍乃併力攻其東破之西賊亦戢府江以寧又世宗嘉靖時海賊趨台州胡宗憲令畨兵分道布截官兵多張旗幟為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

敵追至清風嶺停斬無數

臣等謹按以上諸條其中間有自分軍勢以勝敵者雖與杜典分敵勢之例不同然撲諸臨陣之法欲分敵勢未有不自分軍勢者事因比類而及正不必過為區分也

審敵勢破之附

唐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塞地霜旱餱糧乏絶若師出塞

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元黄陵岡之役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穆呼哩曰此

不可用長兵當用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自下

馬督戰果大破之又金人以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

寨時方會師圍汴李守賢度其帥完顔延壽無守禦之

才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縁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

縱兵入破之下令無許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明徐達兵下鳳翔李思齊走臨洮諸將皆以張思道才

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臨洮達曰思道自守者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絶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爲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皆如其策

布陣大勢分易敗

五代晉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允曰兩兵方

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遂大敗重榮

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征高麗耶律博諾為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為三以抗大軍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博諾率耶律宏古擊破三水營擒肇虜元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

邊城不守遁去
惜軍勢
五代梁朱全忠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敬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攻壽州不克而多亡失
力少分軍必敗
五代梁康延孝奔唐莊宗屏人問以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任用張漢傑段凝等而遣漢傑監王彦章軍有

必亡之勢又言梁將大舉分兵伐唐莊宗問何以禦之

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鐵騎五

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

宋仁宗朝契丹來侵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

萬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隊師至滿城敵騎至延進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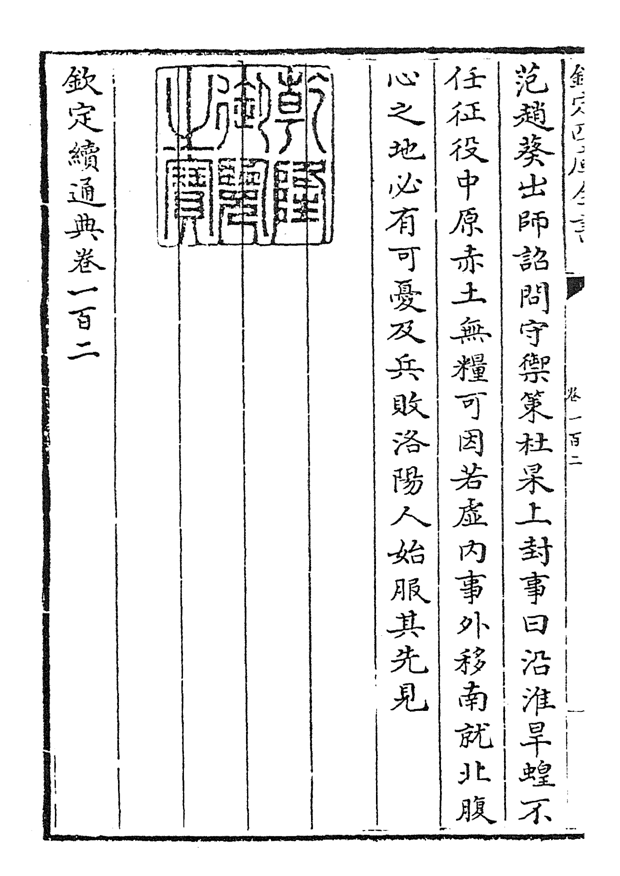
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

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克敵今敵衆若此不如合

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儻有

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三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咸捷又宋以金主亮索淮南地議舉兵禦之遣大將成閔為荆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虞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虚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姦謀耳不聽卒遣閔後聞金主亮徙汴允文語陳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

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金主果出淮西造浮梁於淮上自渦口渡淮又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盛我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破賊於玉隆觀賊將李成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宜用奇願以奇兵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夾攻之俘八千人成遁又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



范趙葵出師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内事外移南就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憂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舉人臣李書吉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三

兵

按地形知勝負

五代梁王景仁將兵擊趙至柏鄉晉王李存勗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謂張承業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

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請退軍鄗邑以計困之後得梁降人詰之曰方多造浮橋存勗乃從德威策退軍卒敗梁兵

宋曹瑋知鎮戎軍瑋以鎮戎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曹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盡攻守出入之要帝以示左右曰山川城郭險固舉在是矣因别繪圖賜諸將令按圖計事由是師出有功又岳飛趨襄陽李成盛兵迎戰左臨襄

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余玠在四川招納豪傑辟冉璡冉璞營賓館以處之且使人密窺其所為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既而見玠屏人曰計安西蜀惟徙合州城為上策耳玠問其地曰蜀口形勢之地莫

若釣魚山尚徙諸此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以聞諸朝授其兄弟官委以築城之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又孟珙在江陵府屬兵八千珙曰金人若向吕堰則八千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吕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吕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吕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

元石天應從穆呼哩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

攻葭州拔之因說穆呼哩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勇健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為限脫為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穆呼哩然之又石天應謁穆呼哩於汾水諭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鎮召諸將謂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

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華同地五千餘里户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内可尅期而定關内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遂移軍河中既而金人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以待又安扎爾言於宗王曰隴州縣方平人心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吐蕃利於

入寇宜得良將以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上策也遂分蒙古千户五人隷麾下以往又巴延侵宋已破陽羅堡諸將多請先向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萬全計也又元師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内城守阿爾哈雅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明常遇春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下遇春架飛樓以瞰城中動靜士誠以物盡覆街市了無所覩有善地形者

曰此城𪚥形盤門是首閶門是尾擊其尾首必出矣乃如其言攻之盤門果先開又傅友徳討雲南太祖餞之龍江曰朕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將兵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也曲靖下以一軍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必次下大理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自戰其地則敗

金完顏璋攻宋將吳璘於東山堡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金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我則如之何於是親率四萬人急擊之璘軍敗走

元劉斌攻睢陽軍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陳軍陣於近郊斌帥衆夜擊之陳軍無鬬志遂大敗

據險隘

唐哥舒翰禦安禄山引兵出潼關遇賊將崔乾祐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狹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十五萬分前後衝之賊佯欲遁官軍不備為所擊敗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退入關

又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堠嚴密人遂獲安

五代唐莊宗與梁軍戰於汴州胡柳坡梁將王彦章等走濮陽餘兵登陂中土山莊宗率騎追至山下梁軍戒嚴不動莊宗謂諸將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乘高四望衆人皆有懼心乃率騎先登銀槍步卒繼進敵紛紛而下在土山西結陣數里時巳日暮諸軍未齊或請詰朝合戰閻寶曰賊帥奔亡衆心方恐據山而猶委棄結陣更復何為今登高擊下勢如破竹耳遂與王建及急擊大破其軍

晉杜重威李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來侵惶惑不知所之張彦澤適至言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彦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敵所據彦澤力戰爭橋燒其半敵少却遂夾河而寨

宋狄青戰於歸仁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甫登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

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又劉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王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又金人自合肥入遊騎及江張俊議分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棄淮不守脣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能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稍安則淮非吾有矣又魏勝守海州金兵已逼闗勝登闗門張樂飲酒犒士卒

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兵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又魏勝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遂築重城圍山在内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又張浚破李成賊黨乘勝剿除追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浚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絶江而遁浚引兵渡江至黃梅

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浚先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而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潰又曹友聞因北兵破沔州乃分遣諸將趨鷄冠隘據陽平關復親登嶺指麾諸軍敵兵突至諸將進戰敵退友聞謂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急援之既而敵步騎果至庚與當可力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又曹友聞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埴命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

據險會金人來侵友聞令諸軍乘高擬滿乃身冒矢石為士卒先敵不能進

金李英上右副元帥珠赫呼果勒齊書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用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

之果勒齊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元察罕特穆爾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俱擊却之又劉元禮為潼川漢軍都元帥奏嘉定去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請修復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又張弘範圍襄陽以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遂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

其東又築一字城通襄陽破樊城外郭截江道斷其援兵遂拔之

塞險則勝否則敗

唐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唐休璟疏以為不可會吐蕃破焉耆授休璟靈州都督因請復四鎮自後王孝傑拔龜茲諸國城皆由休璟𢽾始之功也又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州境狹纔四百里邊兵竟至城下元振始於南狹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

制東要路遂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無邊患又郭子儀以吐蕃方強上書欲於諸道料精卒五萬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如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簡擇趨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也宋曹瑋知渭州築堡塞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又王全斌伐蜀趣劍門謂諸將曰古稱劍門天險願聞取之之策有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右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出劍閣二十里倘此處進兵劍門不足恃也斌即遣裨將史延德趣來蘇夾攻之自將大軍攻劍門王昭遠趙崇韜遁走獲之遂克劍州又吳玠以和尚原地去蜀逺乃於仙人關右殺金坪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遂為抗蜀形勝故金人至輒不得入又劉子羽因張浚富平敗後官屬有請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棄之而處夔峽則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

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四掠宣司當留興州以安蜀人心急遣人呼諸亡將堅壁固壘覰釁而動庶可轉敗為功已而招諸亡將果集分兵悉守關隘金人以有備引去又楊存中以朝議棄和尚原力爭此係隴右之要害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願毋棄又吳璘帥秦鳳時金方歸陝西地議欲盡移川口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

依山為屯控其要害候其情見力疲漸圖進取又孟宗政為荆鄂都統制以金人逼壕而陣易於馳騁乃於西北壕外瀦水為濘由是金騎不得衝突又曹友聞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契丹西夏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乃語弟曹萬曰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既入興元欲衝大安趙彦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聲報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此而入

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敵騎所長步兵所短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不聽趣友聞進兵乃選精騎夜渡遇雨卒大敗又孟珙攻金蔡州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上伏弩能及

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將斬之

明英宗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增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者及罪讁南戍皆聽還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樹菓蔬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邊人不敢復恣出入又于謙以獨石

馬營等八城遇兵殘毀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
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
畧命參政葉盛贊其軍盛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
守八城復完如舊又張鎣巡撫寧夏先是寧夏城皆土
築鎣至始甃以磚復導河流灌溉屯田處置降人使不
為變邊境藉以無事

死地勿攻

唐張仁愿初建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格曲戰鬬之具

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又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梁將葛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攻館陶門從周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極力死戰大敗燕人

五代晉皇甫遇帥滑州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彦超等禦之將渡漳河敵前鋒大至遇引還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

宋宗澤進兵衛南度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揮衆逼敵轉戰而來前後皆敵壘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衆分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大敗之又

韓世忠追擊李復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

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衆莫敢反顧與復遇大破之

臣等謹按杜氏通典死地勿攻謂敵在死地我逼之彼將致死於我不可犯也若敵來攻我而我適處其困進則勝退則敗是正可藉以激厲士卒以期克敵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因於死地勿攻之條依類次之

總論其地形附

宋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轄戩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嘉勒氏子孫唯棟戩粗能自立轄戩欺巴鄂特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

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嘉勒氏敢不歸嘉勒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嘉勒氏子孫轄戩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又种世衡為鄜州從事夏人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
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又
孟珙知江陵府曰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有虞非
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用其巧今事勢相似彼若以兵綴我上下
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誰實捍禦識者
是之又上言上流備禦宜周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
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沅尤急江防自秭歸至壽昌亘

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十餘處節節當防兵諱備多乃京湖之憂也又孟珙至江陵修復内隘引沮漳之水俾遶城北入於漢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迄為荆州形勝云

金章宗泰和七年陜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是時宋遣左司郎中王柟禀請歸川陜關隘完顔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運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

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
無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質固尚且摧擭今遂
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
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先化歸順之民數萬户
較之陜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又宣宗興定三
年蒙古綱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
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隷本
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

濼清河縣澗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制可

明太祖遣徐達充大將軍北取元都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及達攻下徐州賜書勞達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黄河斷其援即不

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亦便兵難遥奪其在將軍又楊一清曰河套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朔方自此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其守皆在河外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就延綏是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淪為敵巢寧夏外險反南備河邊患莫之能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二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用省內運以綏秦民為便從之鎮兵不行

勵士決戰

唐張巡守睢陽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又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開府特進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宣諭大義人人盡泣巡引六將斬之士心益勸

又安禄山反常山郡盡為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帥本鎮兵來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冦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又李光弼將戰内刃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又李懐光叛李晟恐為所脅偽為有詔令徙屯東渭橋孤軍當冦鋒之間為諸將開陳大義激厲忠節下令曰渭橋斷賊首尾與諸公戮力殺賊建不世奇功以取富貴正在此時士皆奮

遂顯責懷光懷光遁河中又李愬授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宏正遇害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日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頗効用焉又婺州守崔義元討妖女陳碩貞兵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義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

戮力斬首數百級

五代唐主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柏鄉五里遣周德威先以騎兵進薄梁營梁將韓勍等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燿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甲兵耀威耳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貲無徒悵望勉而取之可也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

獲百餘人梁兵渡河而退

宋韓世忠鎮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簿為幄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遂為重鎮又孛賽因海州圍急衝風縱舟抵海州敵已雲合圍城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又劉錡擕孥趨

順昌金兵至衆以不敵請還時部將許清亦攜孥在軍曰强敵在前進退不可不如努力一戰死中求生議與錡合錡令敢言去者斬沉舟積薪於門戒守者不利即焚家毋辱敵手於是一軍皆奮又張浚與韓世忠討苗傅劉正彦浚大犒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願聽命決戰於是令世忠以兵

赴闕又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張浚劉光世皆張大敵勢張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命楊沂中屯濠州時劉麟逼合肥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汹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又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敵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

感勵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受彦約束又吳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

元既平山東滕州尚未下諸將或言炎暑未可進攻博囉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乎又太祖與克哷王汗對陣於喀爾沁師少不敵帝命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珠巴克台横鞭馬鬣不應

威伭爾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匪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命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又上諭雅克特穆爾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為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又阿勒達爾琿塔哈逆命劫六盤府庫西陲騷動汪良臣討之兵至山丹置營按兵不動凡三月俄大舉

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
國家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家亡茍能用命則
死行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
晦良臣手刃數十人衆軍繼之賊大潰又劉元禮與宋
夏貴大戰蓬溪自寅至未不分勝負劉元禮激厲將士
曰此去城百里為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復國
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大刀
長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感奮無不以一當百大敗

之又王慶端戍清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欲陷慶端拔刀誓衆裹創力戰城得以全又察罕特穆爾屯中牟淮右賊掠汴以西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以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戰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從中奮起擊賊中堅破之又方國珍懷疑入海以叛台哈布哈自分以死報國詒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來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衆皆踴躍願行

明詔副將軍李文忠移兵陜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率軍援大同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劒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又額森逼居庸關甚急羅通守關宣府參將楊俊入衛京師告通啓關通仗劒厲聲曰若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騎南行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

計沮退趨紫荆關又伍文定因宸濠盡發南康九江兵併力挑戰我兵敗乃急令斬先卻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鬢鬚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乃為火攻之具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火及宸濠副舟賊衆大潰

衆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唐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賊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

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張巡守睢陽賊尹子琦圍之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正有死耳但諸君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與許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

金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

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諜者言金主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黄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

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兵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别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

遼道宗咸雍九年烏爾古德哷勒叛都監耶律托迪以兵少不戰屯臚朐河德哷勒合邊人掠居民蕭伊嚕率

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閧酋長哈準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

金世祖禦和諾克於北隘甸使蘇卜實取海古勒兄弟兵已而知海古勒兄弟貳於和諾克矣欲併取其衆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世祖戒蘇卜實曰汝先陣於托果干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時和諾克薩達甚強世祖軍未戰而懼皆植

立無人色世祖揚揚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有頃軍勢復振世祖袒袖不被甲以緼袍垂襴護前後心韔弓提劒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為軍鋒突出敵陣衆從之蘇卜實從後奮擊大敗之又金伐遼攻西京遼兵三萬列營於西京之西副統棟摩以三千擊之棟摩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

元郝和尚巴圖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激之以義乘夜破關入蜀悉下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萬軍於南郝和尚巴圖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陣中既出復入宋兵不能支由是以善戰名

明李文忠因吳兵圍胡德濟於新城即馳兵赴援德濟以衆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

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陣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又景泰初敵入境郭登躡之行七十里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敵自朔州掠回或言敵衆我寡宜全軍而退登曰軍去城百里一退避

人馬疲倦敵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岳遂大破之追奔至栲栳山

乘卒初銳用之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為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元之伐宋也宋以戰艦三百餘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為前鋒北軍之船五十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史天澤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兵潰走戰艦繼亂順流擊死者不勝計

激怒其衆

五代梁末帝討友珪之逆偽為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還洛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盡

阮之諸將皆泣復以言懼之出太祖像示之曰汝能趨洛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遂共討友珪誅之

明李文忠率兵破昌化恐士卒擄獲充積莫有鬭志因激怒之使盡焚其輜重曰能破敵何患不富貴衆皆奮厲進取